海军成立69周年纪念日·特别策划

打开潜艇升降口那一刹那，姜国华不由地抬手挡住眼睛。此刻，刚刚升起的太阳正洒着柔和的光。即便如此，对于姜国华来说，这光仍是刺眼的。

凉凉的、带着咸腥味的空气钻进了姜国华的鼻孔，以冲刺速度抵达他身体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姜国华享受般地深深吸了一口，双手用力将潜艇升降口完全打开。岸上的房屋在他瞳孔中放大又收缩。视线中，不远处的景致从模糊变得清晰。码头上，是一张张迎接他们归来的笑脸。

姜国华咧嘴一笑，退回舱内，战友们从他身边鱼贯而出。

这名负责潜艇舱段的老兵，总是第一个打开升降口，最后一个爬出舱。站在码头上，姜国华跺了跺脚，“脚踏实地的感觉又找回来了”。

在人民海军成立69周年之际，刚刚过去的一周，对姜国华来说是极其普通的生活节奏。在他21年的潜艇兵生涯中，这次潜航，算是“小菜一碟”。

他，他们，早已习惯了水线之下的生活。

潜艇兵姜国华的21年“潜航”

■本报记者 陈国全 特约记者 代宗锋 通讯员 李 涛

走近平凡战位

如果心中没有阳光，潜航的滋味将是度日如年

出发时，朝霞满天；归来时，依旧是朝霞满天。

这期间的时间，对姜国华来说，仿佛是停滞的。潜艇兵对时间总是“既敏感又麻木”。

姜国华第一次随潜艇出海时只有19岁。

滴答、滴答、滴答……姜国华躺在潜艇的床铺上，辗转难眠。他想看看时间，手刚伸起来，就碰到了“天花板”，他只得将手平移到眼前。

7个小时。距离出航仅仅过去了7个小时。

这是姜国华第一次随潜艇出海。出航后仅仅一小时，作为舱段班“替补队员”的他，就开始出现不适反应——潜艇内空间极其狭窄，一种难言的压抑在心头挥之不去；高温高湿让他不停出汗，身上的衣服从里湿到外。更严重的是，他们一出海就碰上了台风，几个新上潜艇的战友晕船晕得厉害，直接吐了。于是，柴油味、汗味，以及呕吐物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弥漫在整条艇内。

出航前吃的土豆牛肉和西红柿炒鸡蛋，混着米饭一下子涌到了姜国华的嗓子眼。站在他对面的老班长，看着姜国华憋红的双眼告诉他：“你现在要是吐了，那你这趟就算白出来了。忍着，这是治晕船最好的办法！”姜国华眼睛瞪得溜圆。他不敢张嘴搭话，怕一张嘴就吐出来。

“当时就想，要是能有一口新鲜的空气，那该多好啊！”时隔20年，回忆起第一次潜航的经历，姜国华哈哈大笑，“成长，就是把要吐出来的东西，硬生生给咽回去。”

然而，在潜艇上要克服的不仅仅是晕船……

法国作家凡尔纳笔下的《海底两万里》，让人感到潜航是件美好而浪漫的事。而真正的潜航，却是另一番滋味——看不到阳光，只有无边的黑暗；没有昼夜之分，彻底与世隔绝，时常回荡在耳边的就是单调的机械噪音。特别是下潜时，艇壁在海水重压之下发出的“嘎吱嘎吱”声，仿佛一双大手在挤压潜艇，那一下又一下的声响，像是有一只小榔头在敲打着官兵们的心脏。

“害怕吗？”记者问姜国华。

“年轻时，真的害怕。”姜国华笑笑说，“后来习惯了。有时候甚至觉得，这就是潜艇兵该待的环境。”

“年轻时”和“习惯了”，是老班长姜国华常挂在嘴边的两个词。他总是自嘲“年轻时”的自己，用“习惯了”概括21年的潜航生活。

第一次潜航的窘态，成了此时采访的笑谈。凝视他们黑黑的脸庞，憨憨的笑容，记者知道，这是真正阳光的人才有的标识——水下看不到阳光，若是他们心中没有阳光，该如何度过寂寞又危险的长时段潜航？

这双满是老茧和伤疤的手，抚摸过潜艇的每一寸钢铁

在妻子丁志进眼中，姜国华年轻过，可他的那双手却从来没有年轻过。

谈恋爱时，丁志进第一次握姜国华的手，“就吓了一跳”——这么年轻的小伙子，怎么会有这么一双粗糙的手？

如今，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的丁志进总是说，“老姜的手比老生姜的皮还要糙”。

出海归来，姜国华的手时不时就会挂点伤。妻子丁志进从来不问，她并不是不关心——因为她知道，即使自己问了，姜国华也不会告诉她。她虽然不知道丈夫在潜艇上到底做什么，但她知道，这些小伤口肯定是在潜艇的哪个地方碰的。

潜艇部队有句话叫“除不完的铁锈，摸不完的潜构”。作为潜艇舱段班技师，姜国华负责着潜艇上所有与艇员生活有关的事情。从上艇第一天，就和数以万计的管道、零件打交道。

一次长航中，潜艇开始最大深度试潜。那令年轻战士心生恐惧的“嘎吱”声，在舱室内回荡。姜国华穿过主机舱，向艇尾巡查。这时，隐藏在一片黑暗中的一段管路，引起了他的注意。

姜国华停下脚步，猫着腰往里窥探。他伸手摸了摸，湿的。此时，潜艇还在不断下潜。他抬起手，用舌尖舔一下摸过管路的手指，咸的——管路漏水了。

“潜艇上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姜国华说。从发现的那一刻起，接下来的航渡中，他就再也没有睡过一个踏实觉。白天休更时，带着战士们研究怎么修复，晚上休更睡不着的时候，就跑到渗水管路那里看着……

如此举动，不光是因为那一段管路事关全艇人的性命安危，更是因为，那一段段管路早已如自己的血脉一般。

坐在记者对面的姜国华，反复揉搓着手指粗大的关节。这双手，抚摸过潜艇上的每一寸钢铁。那被摸去的铁锈，那留在手上的伤疤，都成为爱的印记。这寸寸钢铁带给他伤痛，也带给他力量。

妻子丁志进曾有机会站在码头，接姜国华靠港回家。看到姜国华从艇里出来的时候，妻子心中五味杂陈。走时红光满面，不过数十天，怎么就面无血色了呢？她心疼地抓着姜国华的手，想说一句“能不能别干了，咱回家”，可看着姜国华脸上的笑容，她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她知道，丈夫对潜艇，是真爱。

潜航的日子是枯燥的，但潜艇兵并不枯燥

一路走来，妻子见证了姜国华对于潜艇的情感变化。姜国华内心也清楚地知道，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爱潜艇的。

爱上潜艇，姜国华用了整整10年。

“年轻时，只是不想自己一事无成，既然干了就干好。”姜国华笑笑，眼角的鱼尾纹微微上翘，“经历过几次长航，就真的爱上了潜艇”。

“摸潜艇的时间，是不是比抱孩子的时间还长？”我问姜国华。

“那肯定！”姜国华脱口而出。

在妻子丁志进的眼里，“老姜是个浪漫的人”。那一年过节，出海回来的姜国华送给妻子一朵“玫瑰花”。那是一张画在日记本上的玫瑰，画得算不上精致，却看得出十足的用心。妻子一直珍藏着这朵“玫瑰”，“想他时就会拿出来看看”。

妻子从没有到过姜国华工作生活的潜艇，不知道这朵“玫瑰”是老姜趴在床铺上，画了几个晚上才画好的。

姜国华总会在出航休息时，一边看妻子和孩子的照片一边计划着回去后要带他们做什么。从出去那天算起，出去多久就想多久，每每想到妻子和孩子的笑脸，这个老兵的嘴角也会上翘。

“我爱写日记。”老班长姜国华说，“这么多年，记了好多本。”

姜国华的日记本里，有这些年的“小情绪”，也有这些年的“小确幸”。

潜航的日子，不能带手机，每隔一段时间，姜国华会到照相馆冲洗两张新的照片，一张是妻子的，一张是儿子的。怕在艇上受潮，姜国华将它们塑封好，端正地夹在日记本里。

潜艇的床铺层高很低，每次躺在床上翻看照片时，“娘俩的笑容都贴得很近很近”。他总是用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照片上的脸庞，还要细心地把上一次留下的指纹擦掉。看好一会儿，才心满意足地合上日记本。

采访结束时，姜国华握着记者的手连连感谢。这位老班长说，妻子和儿子很开心，这么多年，头一次有记者采访。特别是他的儿子，破天荒地在同学面前“炫耀”了一把。

版式设计：梁 晨

左图：海军东海舰队发起的“东海强军先锋”评选表彰活动，正激励着更多像姜国华一样的普通官兵爱岗敬业。

右图：在姜国华眼中，潜艇上密密麻麻分布的各种管路是最亲密的伙伴。 **代宗锋**摄

让打仗能力成为『风向标』

■海军某潜艇支队政委 吴 谦

在人民海军迎来69岁生日前夕，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习主席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强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

建设世界一流海军，需要培塑世界一流人才。作为人民海军的主战兵力、首战兵力、慑战兵力，我们必须把人才建设作为带动战斗力整体跃升的“新引擎”，为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部队的根本职能是打仗。选人首选能战之人，用才须用胜战之才。为此，我们坚持把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深海潜航的指路明灯，坚决擦亮能打仗、打胜仗这个“选才刻度”，大力推行“考场应考”向“战场应战”转变，采取明确路径指导成长、量化指标动态考评、公开竞争择优选拔等办法，选好用好潜艇关键岗位职手，一大批精武强能的优秀人才走上重要岗位，成为部队战斗力建设的坚强龙骨。

正视人才、重用人才，既要健全制度机制，更要树起鲜明旗帜。近年来，我们注重发挥“血性艇长”“骁勇战士”等练兵备战典型的引领作用，让先进典型榜上有名、灯箱有像、广播有声、屏幕有影，使营区干道成为“星光大道”，让典型在部队中“流光溢彩”，激励部队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

今年年初，经过多轮考核、投票和遴选，10名矢志强军、备战打仗的先进典型获评东海舰队第四届“东海强军先锋”，他们人人立得住、过得硬、叫得响，让官兵们又一次热血沸腾。游猎深海的“虎鲨”艇长、海军训练标兵杨文明凭着过硬事迹，摘夺网络票选第一名，让“东海强军先锋”的光辉形象更加深入兵心。

典型就是力量，催生官兵战斗意志。典型就是方向，引领着官兵不懈追求。这些年，我们把95%的奖励表彰名额放在了战备训练一线，有43名官兵因成功处置险情、海上应急自修、小发明增效而立功受奖，“‘蓝鲸’血管守护神”姜国华等先进典型已经成为影响和带动官兵聚焦练兵备战的最生动教材。

人才准备是最根本准备。人才培养作为军队建设一项战略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持之以恒打基础、默默无闻下大力，才能为打赢未来战争持续注入“新动能”。

锐视点

微观察

在那鲜为人知的战位上

■中国军网记者 孙伟帅

又是一个春天。

苍茫的朱日和草原上，一行四人挎着沉甸甸的工具箱，行走在耀眼的阳光下。

老兵彭波友走在队伍最前面。休息间隙，他仰起头，眯着眼，深吸一口气，贪婪地吸了一大口阳光。此时的朱日和草原，正经历着一年中难得的好天气，正经历着“大战”前的宁静。

这是彭波友在朱日和度过的第7个春天。作为朱日和训练基地某通信保障连的一名班长，他和战友们用脚步丈量着朱日和的每一寸土地，默默守护着埋于地下的每一根线缆。

彭波友知道，朱日和即将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来自全军的精兵劲旅将在这里打响对抗战。彭波友和战友们要做的，就是在他们到来前，将通信光缆维护好；在他们到来时，随时听候召唤；在他们离开时，检修每一根线缆，等待着他们再次到来。

当一辆辆战车卷起尘土，当炮声隆隆震颤耳膜，当士兵们在战场上奔跑突击，鲜有人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当“大战”结束，他们的名字也不会出现在演习的光荣榜上。

战斗在那鲜为人知的战位上，就如同站在华丽舞台的幕后。战鼓铮铮，当我们掀开红色幕布，走进舞台深处，走进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战位，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张鲜活的、洋溢着满满斗志的士兵面孔——

莽莽深山，丛丛密林。火箭军某部一处通信指挥洞库内，空调班班长吉玉龙正带着战友检修设备。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滑落，身上的军装早就湿透，但“掌控”着洞库温度、湿度、风速变化的吉玉龙，仿佛全然不知。这方狭小的天地，就是阵地通风专业官兵的战场。

蔚蓝大洋上，航母辽宁舰劈波斩浪。层层甲板之下，航母机电部门动力中队锅炉一班班长张华，正在下达口令。锅炉中迸发出强劲动力，推动着这个“大家伙”驶向深蓝。

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被誉为“雄鹰也难以飞过的地方”。武警西藏总队那曲支队班长王大牛，和战友们战斗在这里，守护着青藏铁路。毒辣的阳光，将这群士兵的脸庞镀上了一层古铜色。火车呼啸而过。车窗内，一对情侣举起相机拍摄巍峨雪山，满眼笑意；车窗外，王大牛和战友们面向列车挺拔而立，敬一个庄严的军礼。

我们曾为歼-20刺破苍穹欢呼尖叫，我们曾为战舰护航、海外撤侨热泪盈眶，我们也曾为天安门广场铁流滚滚鼓掌喝彩……此时此刻，请将目光投向那些平日里我们“看不见”的战友——没有他们的坚守与奉献，我们也很难看到共和国军队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高光时刻。他们，是强军事业坚不可摧的基石！

战斗在那鲜为人知的战位，有时意味着默默无闻，有时意味着被人忽视，有时，甚至意味着隐姓埋名，连家人都难知其所踪。

他们不追求荣誉吗？不。他们正是深深懂得荣誉对于中国军人的分量，才甘愿放弃鲜花掌声，甘愿放弃“存在感”，用如山的沉默，担当起比山高的责任。

在他们眼中，荣誉有着别样的表达——

彭波友从不介意来自远方的战友只在线路损坏时才想起他。这恰恰让他感受到了强烈的被需要感。从他手中熔接的缕缕光缆，从他脚下走过的漫漫长路，就是他的军功章。

满头大汗的吉玉龙，看着洞库内忙碌的战友，露出欣慰的笑容。随着导弹顺利发射，橙黄的尾焰也带走了他的紧张。这让战友和装备都感到舒适的环境，就是他的军功章。

150座桥梁、26个基站、165个涵洞。这条138公里的巡逻路，王大牛记不清走过多少回。“每天看着火车安全进藏，就特别开心”。乘客的笑脸，就是属于他和战友的军功章。

“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看吧！那一张张黝黑的脸庞，那一道道深深的皱纹，那一双双粗糙的双手……这，是岁月的痕迹；这，更是他们将责任和使命扛在肩头的见证！